

小镇飘满年味

谭仲池

这些天，一直下雨。
我在盼望晴日来临。临近过年的日子只有10多天了，我想去乡下直接感受进入全面小康生活的农家年味。
我选择的地方，是离省城150多公里，位于大围山北麓的一个名叫白沙的深山小镇。

清晨，披衣起床，推开窗户，看到满天悠悠飘浮的乳色晨雾。我断定今天一定是艳阳高照。

果然如愿以偿。车子开出省城不到半个小时，刚刚驶上高速公路。朝阳就钻出薄薄的雾幔，把温暖明媚的阳光，洒满青山碧野、城廓乡村。顿时我的心情也灿烂起来。

一路上，我的眼前浮现出42年前，去白沙小镇采访的情景。

那是1979年12月的一天，同样如今天这样晴朗的日子。我乘坐公共汽车，从浏阳县城出发，去访问实行“大包干”生产责任制不久的贫困山区农民。我想知道，他们是怎样迈开农村改革的第一步。

我至今清楚地记得，那条进山的公路，弯曲狭窄，坎坷不平，车子不时便卷起纷扬的黄色尘土，一路颠簸着前行。公路两边的农舍，几乎都是土墙茅草屋，偶然有一两栋土砖瓦屋点缀其间，就显得特别耀眼。

进入白沙镇，我看到了一片活跃的蓬勃景象。我当时写的发表在《长城文艺》上的散文《大山里的小镇》，是这样描述自己对小镇的观感的——

天刚亮，远处传来雄鸡的啼鸣，我就来到白沙镇“万福”桥上，向北望去，高耸入云的大围山脉，隐在茫茫升腾的白雾里。眼前，淡淡的晨曦，已勾画出小镇的轮廓，又给沿河两岸木质结构的街道小建筑群洒上了一层清辉。

不一会儿，小镇开始沸腾了。挑担的、挎篮的、背篓的、推小车的，汇成一股彩色的人流，向小镇贸易市场涌去。

我走进小街，两边的商店早已开门，里面挤满了人，一阵阵欢声笑语回荡在小镇上空。这条不到半华里长、只有100来户人家的小镇，我数一数就开了30多家铺子。有国营的、社办的、个体的；有杂货、百



风光秀丽的白沙镇。

货店、药店、缝纫店、钟表修理店、照相馆、铁器铺、理发店；加上街道两边摆着卖山货的小摊子，真是琳琅满目、色彩斑斓。

两个小时，我乘坐的公交车，停靠在白沙小学的广场上。当汽车售票员告诉车子已到站时，我才从回忆中醒来。此时，早在这里等候的村干部走到眼前，热情地和我们握手。行走在冬日的艳阳里，望着新街两边，绿树簇拥、一排排整齐伟岸、窗明几净、白墙蓝瓦的砖木结构楼房，身边缓缓驶过的各色车辆，脸上洋溢着幸福微笑的村民，一种无法言表的激动和感慨油然而从心底升起。

村支书吴勇，是80后，人长得帅气干练，而且开朗健谈。他领着我，走向那条我曾走过的、氤氲着岁月沧桑气息的老街。这条不足两米宽麻石铺的街道，依然无声地弯曲着从街头向街尾延伸。我看到的老街上的那些铺面，现在更加显得古朴敞亮，放射着时间打磨的光泽。看着眼前这些修旧如旧、没有被抛弃和损毁的老街建筑，我心里倍觉欣慰和感动。似乎感触到已远去的鸡鸣狗吠、叮当声、吆喝声与嘈杂的气息，夹着缕缕烟火味，正朝我袭来。瞬间，我便咀嚼到久日沉淀的浓重乡恋与乡愁。

历史的变迁，总会有新的时代光景和新的生活韵致。怀着好奇心，我走过新修建的平坦而宽阔的沿河街道；穿过散发着书香气味的河畔广场；漫步柳树掩映、卵石铺就的河岸栈道，跨过如钢琴键盘状的水泥墩，连接的过河浮桥；凝眸似蓝宝石晶莹的河水，都无一不镌刻流淌着小镇人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憧憬与追梦的足迹。

在我目不暇接，观赏这幅在现实中用创造的汗水与智慧描绘的乡村画卷时，吴书记不停地向我介绍近10多年来，村党支部带领村民脱贫致富，一同念好“古、绿、红、特”四字经的成功实践。吴书记对我说，先说这个“古”字，道尽白沙镇的古老历史沿革。明嘉靖《浏阳县志》初刊本“山川志”及注解记载：“东门下流十里曰金溪，为隋大业间流民猬集淘金之地。又前志载，东门、白沙两市，初因此兴，后遂为湘赣商贸通衢”。由此可知，白沙镇的形成，距今已有1400余年。从现存的古庙、古祠、古桥、古道，可以看出其积淀的深厚的耕读和孝道文化底蕴。到了近代，由于这

里的村民勤劳、智慧，又善经营，很快就步入小农经济发展阶段。昔日小镇的繁华景象，便自然获得“小南京”的美誉。再说这个“绿”字，这里有天然的绿水青山，绿色资源富足。盛产桃子、李子、梨子、柑橘、板栗、山楂、梅子等水果。又说这个“红”字，这里是一片红色土地，有着光荣的红色革命传统。1927年9月11日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第一师第三团，在这里击溃国民党一个团的兵力，打出了秋收起义第一个大胜仗。毛泽东称赞道“首战告捷”“旗开得胜”。当天夜里他又在部队驻扎的刘氏宗祠，挥毫写下《西江月》：“军叫工农革命，旗号镰刀斧头……秋收时节暮云沉，霹雳一声暴动”气壮山河的诗句。最后说这个“特”字，这是白沙镇走发展特色产业、打造特色品牌之路的精准表达。去年白沙镇的已达亿元规模特色品牌“白沙豆腐”被列为非遗传承项目。湖南湘菜名品臭豆腐的胚子就有一半产自白沙镇。现在全镇有各类企业、作坊30多家，商店近100个，每年接待来访旅客10多万人，去年人均纯收入达2万多元。这时从街道四周飘来的腊鸡、腊肉、腊肉香、茶油香、豆腐香、芝麻香、水果香、酒香，给人们送来了浓浓的年味。我抬头凝望街道两边门楣和楼亭悬挂的红灯笼、红对联、彩球和红绸，自己便迅速沉浸小镇人家，喜迎新春到来的热烈气氛中。

穿过绿树婆娑、红花满枝、文化墙上镌刻着《浏阳河》词曲的河畔广场，我们去参观一家有代表性的创造“年味”的豆制品厂。

厂房是一栋长方形的砖瓦平房。一眼望去，房屋宽阔。周围绿树环绕，院落干净整洁。

门口贴着鲜红的对联，挂着醒目的牌匾。室内豆腐作坊升腾散发的阵阵热气和浓浓豆腐味，让人立刻进入了一个美妙的梦幻世界。只见穿着白大褂制作豆腐的师傅，正在把雪白的豆花，舀进铺有纱布的方格木盒里。而另一间作坊，泡制油豆腐的师傅，又把已压成四方方方的豆腐块，投入翻滚跳跃着褐色浪花的巨大油锅中。接着师傅们用铁丝网瓢，从油锅里捞起片片呈黄金色的油豆腐。这一幕幕，真让人感到特别的祥和香甜。

主人罗运冬告诉我，他从2012年开始

创办豆腐制品厂，到去年油豆腐年产量已达80吨，产值120多万元。现在市场需求量不断增加，油豆腐供不应求。说话间，做豆腐的师傅又给我们每一个端来了一碗热气腾腾的新鲜豆浆。

中午，村支书给我们安排了白沙镇独具特色的豆腐宴。

这豆腐宴，让我们大开眼界。用餐开始，首先是喝豆浆开胃爽口；接着是吃煎豆腐，让你感觉新鲜豆腐的松软；再是品香干，让你领略豆腐的韵味；继而尝油豆腐，让你感触豆腐的柔腻；然后嚼豆渣，让你体验豆腐的清淡；最后享受霉豆腐，让你感知豆腐的美质。临了，配送甜酒冲蛋，让你留住品味豆腐的兴致。这实在堪称罕见的年味大餐啊！

席间，已当选村党支部副书记、才回乡387天、从江西农大音乐系毕业、32岁的女大学生廖如意的出现，让我对白沙镇的未来有了新的期待。我问她，你选择回乡创业，是出自什么想法？廖如意不假思索地对我说，看到家乡变化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好，越来越美，我萌生了一个心愿，要将白沙镇建成一个乡村音乐小镇。让乡村音乐在深山小镇绽放奇葩，给小镇的未来发展赋能。她接着向我讲了近年来她所做的基础工作：现在村有了文艺宣传队、舞蹈队、民乐团、影剧院和演出中心，村里的文艺骨干能够自编自导出一台戏。他们创作的舞蹈《星火燎原》去年还参加了市里的汇演。最后她向我敞开心扉说，我回乡创业，就我个人而言，就是要带头创乡村文化振兴之业、传承红色文化之业。接着她给大家清唱了红色经典歌曲《映山红》。优美动听的女高音，让我们又一次沉醉在彼此渴望的年味里。

是的，白沙镇的年味越来越浓，新春的步伐也越来越近。该用什么表达我对老家的祝福呢！我把自己书写的“福”字挂历送到大家手中。另外我还特地委托村支书把我自己创作并书写的一副春联，送给做豆腐的罗运冬师傅：

江山壮丽人豪迈
盛世清明国太平
此时此刻，站在大围山怀抱里的深山小镇，我们一起举杯向未来，要用心里飞出的歌声，伴着年味，迈开豪迈的步伐，朝着春天的大道飞奔。

张再林

每年春节临近的时候，家家户户都会热热闹闹地忙活起来。我们家也不例外，每到年关，母亲总会领着我们兄弟几个大扫除，杀鸡宰鸭，烹茗煮鱼，忙个不停。而此时父亲往往端坐一旁，翻书看报，西写东抄，我们知道，父亲肯定又是在构思这一年的春联了。

父亲小的时候读过私塾，练过书法，写得一手好字。父亲告诉我们，他的字学自清代书法家何绍基，写出来总是碗口般大小，单个看去，似乎有些歪歪扭扭，但挂起来整体看去，却又觉苍劲老辣，错落有致，别有一番韵味。父亲常喜舞文弄墨，而写春联则是他每年必备和拿手的节目。父亲写春联，不喜说那些空泛的俗话、套话，如“天增岁月人增寿，春满乾坤福满门”“一年四季行好运，八方财宝进家门”“一帆风顺年年好，万事如意步步高”之类。父亲常说，春联要把全家一年最重要、最值得铭记的事情写进去，既是对过去一年的总结，又是对未来一年的希望和期许。而我们兄弟几个，就这样一年又一年地读着父亲的春联不知不觉地长大成人，为人夫、为人父了……

无情最是岁月匆。我已记不清第一次看父亲写春联是在哪一年了，也记不起父亲每年写的春联都是些什么内容了，不过，也有一些春联让我印象深刻，至今难以忘怀。

1987年，大哥考上了大学，那时候考大学很不容易，是真正意义上的“千军万马过独木桥”。全家都很高兴，连一些平素很少往来的亲戚朋友也纷纷前来道贺。父亲当然也是高兴的，但那年他拟的春联却不露声色，没有多少兴奋喜悦的意思：“十年寒窗酸甜苦辣 两间小屋春夏秋冬”。乍看上去，这副对联还带几分落魄文人特有的牢骚情绪，但其实，它概括和浓缩了大哥读书求学的艰辛和不易，也是对我和小哥的一种勉励和鞭策，深深地印进了我的脑海。

后来大哥和我也相继考上了大学，由于兄弟几个都要上学，母亲常常为我们的学费、生活费而发愁。但父亲却并不计较这些，在他看来，没有什么比三个儿子都能考上大学更值得高兴的事情了。记得我上大学的那一年，父亲拟的春联是：“青年有为家庭幸，国运无虞我幸福。”父亲出生于战乱时代，年轻时历经各种坎坷磨难，中年以后生活才逐渐好转起来。此联将国运与家运紧密结合在一起，是父亲当时心境的真实写照。

我在大学学的是中文专业，父亲常以此为由，让我来写春联，但我实在不擅长此道，总是找各种理由推辞。2015年，父亲八十大寿，又跟我说起写春联的事情。我想这回不能再推辞了，于是开始冥思苦想、搜索枯肠，但竟数日而不能成联。后来我给学生讲课，讲到白居易晚年在洛阳伊水之滨的香山寺组织“九老会”的典故，突然灵感迸发，拟得一联：“喜开八秩，乐入香山会社；笑度晚年，笑吟潇水之滨”。父亲看了，说此联用典贴切，又契合他的生活实际，字里行间洋溢着寿联特有的喜庆气氛，觉得很满意，还特意嘉许了我一番。

2017年，我到国外访学，没有回家过春节，父亲不会用微信，特地打来越洋电话告诉我，他今年拟的春联是“远渡重洋看世界，饱读诗书论古今”。我知道，这副春联是为我而拟的，其中饱含着父亲对儿子的那份特殊的关爱和期许。但惭愧得很，我虽说是“远渡重洋”了，但还远远说不上“饱读诗书”，更遑论肆意“谈古论今”了。

2018年，我结束访学回国。由于在国外水土不服，饮食不习惯，我瘦了很多，个中辛酸苦楚不便对父亲说起。而父亲不明就里，在他眼里，我反而显得更加年轻、更有精神了。于是，那年春节，他兴致勃勃地挥笔写了这样一副春联“万里归来颜愈少，此心安处是吾乡”。此联乃集宋代大文豪苏轼《定风波》词中的两句而成，而“此心安处是吾乡”一句，又是苏轼化用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诗句而成。外人或许不知，我的学术生涯，正是从研究白居易和苏轼起步的——父亲真可谓用心良苦，这副春联寓涵着他多少殷切的期望啊！

今年，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，我不能回家过春节了。春节的脚步已经临近，我的脑海中不禁又浮现出老父写春联的情景：他先是慢慢地裁好红纸，准备好笔墨，然后略带颤巍地走到书桌旁，佝偻着腰身，略微有些颤抖地书写着对过去一年的总结和回忆，寄寓着对未来一年的美好期盼，为我们全家献上一份特殊的“年夜饭”和别样的“精神大餐”……这份“精神大餐”陪伴我走过了童年、少年、青年时期，而如今，我已是人到中年了，多么希望父亲还能一年又一年地为我们写春联啊！

父亲的春联

裂纹和雨过天青

李彦峭

宋朝，真宗年间。
杏花，春雨，江南。浙江的乡间草长莺飞，所有的阡陌都汇聚于一点。仔细看去，那是一处陶窑。白砖已被多年的烟火浸成青色，大地上分布的窟窿仿佛星罗棋布的湖泊。炉内，烈火熊熊。制陶的工人们等待多时之后，拉开窑门，看见的却是精心烧制的陶器上布满了裂纹。

时光飞逝，转眼已是千年。一人，一书架，一斗室。我照了照镜子，不过是被几个男生嘲笑外貌，我尽量



挤出一个不那么肃杀的表情。不知从何时起，自卑的种子在我心中扎根、发芽，越长越茂盛。从此，我变得沉默寡言。

那群短衣赤膊的工人，将所谓的“残品”一只只打碎，埋葬在土坑中，就如同埋葬了江南春日 and 风的岁月。后来，一位文人经过这个水乡小镇，捡起因风吹雨打而裸露在外的瓷片，细端详瓷片上的裂纹。附近的村民告诉他，这是残品，不值钱的。文人只是默默擦拭着陶器上的尘土，仿佛在努力还原多年前绿杨烟外，晓寒鸿影的那一天。

我被书上一张照片所吸引，那是一位模特。小小的丹凤眼，厚厚的嘴唇，最引人注目的是她那满脸的雀斑，如同一把星星被撒在了天上。可她分明是模特啊！照片中的她一袭黑色长裙，层层叠叠仿佛凝固的时间，一旁是盛放的百合花。一黑，一白，构建起了一个世界。而那双眼睛，高傲中带着繁华落幕的沉静，仿佛要划开虚空。她的一切，以国人的审美观来看，都是缺点，但自信让她闪光。

文人走了，又来了一群新的文人，

如同上林湖的潮水滔滔不绝。他们开始研究如何才能烧出裂纹，就像研究怪石的嶙峋，枯竹的遒劲，瓷器上的裂纹变成了艺术。文人们将带裂纹的瓷器摆在书架上，摆在窗台边，摆在自己的砚台、笔洗旁。摆放之处自有晶莹，片片冷月，江心秋月白。

我翻开史铁生的《我与地坛》，书中写道：如果没有丑陋，漂亮又怎么维系自己的幸运？于是，现在有一个最令人绝望的结论等在这里：谁去接受丑陋？世界上的能工巧匠们曾想尽办法，希望给断臂维纳斯安上手臂，可是一安上就显得十分不协调，最终只能保持断臂形态。如果改变不了，就选择接纳。在广泛的空间范围内，一些丑陋和美丽可以转换。模特脸上的雀斑、瓷器上的裂纹，维纳斯的断臂，它们是缺陷，同时也是艺术。

那么你准备好接纳自己了吗？我对自己说。并不是只有光洁白皙才叫人脸，并不是只有雨过天青才叫瓷器，并不是只有完美无瑕才叫美好。

阳光自枝头洒下，新的一天又开始了，世界玲珑剔透，如精雕细琢的艺术，我亦如此。

2022年 新春对联选

任国瑞

前程似锦

党是春风民是柳；
家为溪国为洋。

不忘初心

文旅科融通，乡村能致富；
教医住正道，志士可兴邦。

春风智我

以天地之心，观人间之事，虽大犹小；
栽李桃其树，拾摇落其余，纵失若盈。

春日登临

把酒临风，看万山红遍芙蓉国；
登高起兴，赋四水澄清高韵时。

